

南昌起义瞬间：“历史偶然”中的必然(下)

◆ 马沈

关键铁桥，失而复得

1927年7月26日，贺龙与叶挺的部队开始移师南昌，中共在南昌的同志立即进行准备和动员，朱德、关向应等亲自组织南昌群众、各界团体齐聚车站，热烈欢迎两支部队的到来，可是左等右等，从早上等到晚上，不见部队的踪影，大家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汪精卫、张发奎知道叶、贺的部队擅自开拔后，立即密令独霸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布置炸掉余家埠的铁桥，使叶、贺的部队到不了南昌，不得不返回九江就范。

执行这个任务的是涂家埠公安局局长杜一清，朱培德叫他务必在叶、贺部队的专列到达前炸桥。杜一清确实执行了命令，按时炸断了大桥，而且此时运载贺龙第20军的火车正向大桥开来，尚不知道大桥已经被炸断，事情异常危急。

令人激动的是，共产党在当地的群众工作已有基础，为工农争利益的口号深入人心，涂家埠桥下一位参加当地农会的杨姓老汉看见大桥被炸后，立即向农会报告，并赶到桥前堵截前来的列车。满载第20军官兵的列车在坍塌的大桥前停了下来，军长贺龙下车后，立即枪毙了炸桥的匪徒，并组织人力物力和铁路工人抢修。参加起义的部队虽然晚了几个小时，但还是于27日基本上在南昌集结完毕。如果不是在大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开展教育了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列火车不论是跌入桥下，还是工人不能如期抢修完毕，后果都难以设想。

朱德再任公安局长

在南昌起义中，时任当地公安局长的共产党员朱德是个关键人物。早在1927年6月，朱德就在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任上，被反共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礼送出境”。7月中旬，根据党的指示，朱德返回南昌，住到进贤街花园角2号，欲再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接应起义。他通过朱培德手下的高参又是好友的李敬镛，跟江西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打通环节，当时江西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均由姜济寰任命才能生效，但姜仍犹豫朱德是共产党的名分，不愿贸然签署，恰巧姜济寰的儿子姜治方此时已是共青团员，他说服父亲重新任命朱德为公安局长。

朱德再任公安局长，不但使其干什么工作有了名正言顺的名分，而且由于掌握了部分警力，对于接应叶、贺部队进城，了解城内敌军部署都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罗亦农、陈潭秋、宛希先等也是通过朱德传达了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指示，开始积极准备起义的各项群众筹备工作。

周恩来途中遭劫持

瞿秋白在庐山鲍罗庭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后，马上赶赴武汉，于7月24日晚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举行起义，并派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去南昌，全权组织起义。在陈赓护送下，周恩来登船前往九江，船到黄石港时，碰到一伙匪徒以“铲共团”的名义上船抓捕，十几个人围住周恩来和陈赓二人，迫令必须交出



南昌起义情景复原

1000元现大洋才可放船。可是，周恩来和陈赓身上没有这么多的钱，情急之下，周恩来想起手上戴的宋庆龄临行前送的金表和钻石戒指，当时周恩来不要，宋庆龄说：“你装作阔老板，不戴金表怎么像呢？再说这个以后指挥战斗也可以用上，钻石戒指可以显示显示身份。”周恩来遂把这两样东西摘下下来，给了土匪，才得以放行。周恩来没想到，还没到南昌这两样东西已经派上用场，让自己逢凶化吉了。

起义地点再起争论

在周恩来赶到九江后，立即召开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同意起义的信息，但关于起义地点，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应该选择在南昌，而不是九江。李立三对此表示坚决不同意，他认为南昌和九江近在咫尺，国民党大军集结在此，此次一有动静，便于国民党军的“围剿”，况且叶、贺部队已到南昌，地点不能再更改了。周恩来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立即和李立三等人于7月27日赶到南昌。并于当日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成立

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任命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南昌起义的条件完全成熟了。

徐林二老立头功

中共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做出后，刚入党不久，已经53岁的徐特立也从湖南赶到南昌。当他听说老友姜济寰时任江西省代主席的消息后，立即表示愿意和当时也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党员林伯渠一起去动员姜济寰参加起义。徐特立与姜济寰是患难之交，早期一起参加同盟会，在姜济寰遇到困难时，曾经出钱接济，并让自己担任的长沙师范校长一职给姜。林伯渠也和姜济寰有多年交情。通过二人的一番努力，姜济寰答应弃暗投明，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许多布告仍以姜济寰的名义发布，极大增加了起义的政治说服力与合法性，也使起义军少流了很多鲜血。

告密到朱德身边

南昌起义前夕，南昌城内的国民党军计有第3军的2个团，第9军的2个团，第6军尾随叶、贺部到南昌的1个团，第五方面军司令部的警卫团，共有6个团的敌人，其中5个团属于滇军。所以，7月31日晚，根据前委的安排，朱德在南昌城内高级饭庄“广福楼”宴请滇军中的9名团级干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麻痹敌人，一方面可以造成敌团长不在位的状况，有利于起义工作的顺利进行。可是在晚上22时30分许，就有国民党兵跑到饭庄报告，说

共产党要搞起义，宴会便不了了之，草草散去。朱德也急忙向起义军总指挥部报告，起义的消息已经走漏，建议起义马上开始。为此起义总指挥部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2时。

第一枪意外打响

7月31日晚，参加起义的部队已经分别作了战斗动员。零时过后，很多部队就开到了战斗位置，其中，第20军在江西省政府周围布设许多步哨，没有口令严禁通行。可是守备在省府内的一个连左右的省府卫队，这时也得到共产党要起义的消息，便悄悄打开后门准备溜走，被第20军的哨兵发现，立刻高声喝问“口令”，见对方回答不上来，便朝天鸣枪三声告警。这三声枪响与事先约定的信号正好吻合，等待在各处准备开始行动的部队听到枪响，立即认定是起义指挥部发出的信号。一时间枪声大作，回荡在整个南昌城上空。南昌起义的枪声就这样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起义就这样从偶然走向必然，成了不可逆转之势。

恩格斯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政党，一个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党——这样的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南昌起义的前辈们，就是这样一批为了党和民族的利益，天大的风险勇于担当、抓住机会就主动作为的人。所以，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了！

摘自《环球军事》2017年6月

人家的姑娘有花戴

甜莲子

3.与众不同

之后，我和许嫣然都顺利地通过了试镜。虽然我从没有向她明言心中的感激，可是在心里已经默默地交定了许嫣然这个朋友。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我在这个电视剧里其实就是一个小花瓶，戏份可多可少，角色可有可无，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个单纯跑龙套的角色也让我演得好辛苦。在剧组呆了五个月，我清楚地认清了自己可以是舞者但是永远成不了演员的痛苦现实，因为拍电视和舞蹈演出根本是两码事！跳舞的时候，台上灯光璀璨，台下黑压压一片，音乐响起的一刹那，整个舞台都是我的，海阔天空任我翱翔；拍电视的时候，同样有灯光热辣辣地包围着，但是没有音乐烘托培养我的情绪，只有一大堆在片场围观的工作人员，一道道审视的目光让我连路也不会走了，话也不会说了，一句句可恶的闲言碎语还拼命往我的耳朵里钻。

舞蹈演出是我和观众的一次亲密无间的心灵之约，台下的练功排演就为了这一刻台上的闪耀，精心描画的妆容和别致的服装就为了给观众一个惊喜和感动，我把最饱满的感情和最有力度的舞姿留给舞台，我享受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和喝彩。而拍电视是我和摄影器材的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一次次重新来过，有时候是自己不到位，有时候是王导有了新想法，有时候又是为了配合其他角色。我的感情在冰冷的摄影机前很快就面临枯竭，第N次说的台词演的动作让我恶心反胃，假装的感情别人看着假，自己看着更讨厌。

许嫣然在剧组里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得到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一开始她演的也是个配角，戏份稍微比我多些。后来，由于她总是什么时候都一脸一身的戏，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花样层出不穷，直接导致导演和编剧主动给许嫣然加戏，最后戏越加越多、越加越有意思，就像琼瑶阿姨拍的那部电视剧《还珠格格》，范冰冰演的金锁抢戏抢得快要赶上赵薇演的小燕子啦。



当时，我着实为我的新朋友许嫣然担心。按照我在重点中学里多年摸索出来的生存法则，许嫣然这样的高调邀宠行为无异于自蹈死地，很可能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奇怪的是几位主角并没有不高兴，收工的时候依然和许嫣然一块儿混，说说笑笑，亲如一家。我连着仔细观察几天，发现许嫣然真的与众不同，那就是她特别能吃苦，眼里都是活，手上简直一刻也停不下来。剧组的饭盒汽水来了，许嫣然帮着分发到各人手中；工作人员的设备来了，许嫣然帮着搬运和收拾；每个人的化妆服装道具，她都上心，真诚地给你意见。

不像我，没有我的戏，我一般躲在角落里做数理化习题或者背托福词汇，谁叫我来片场之前答应了我妈这些不平等条约呢。许嫣然从不讥笑我，相反一脸真诚地赞叹：你们中学出来的人就是牛！还搂着我：亲爱的莞如妹妹，你以后去了美国可千万别忘了当年曾经和姐姐混过一个剧组啊。我涨红脸急忙向她解释：美国可不是我想去就能去的，还得看我考得托托福吗，有没有运气拿下签证之类。我当时嘴上这么说，可是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电视剧杀青了，王导在一个大酒店办庆功会，特地请来了几位著名的老艺术家，给电视剧捧场造势。其中有一个老演员和我们小演员联欢的节目——有奖抢答，题目都是有关这些影视界老前辈的艺术成就的。王导早在前一天就已把事先预备好的答案分发给给我们，要求大家背熟了。小演员答对题之后则上台和老演员握手言欢，聆听老一辈的教导。如今想来，也真是难为了王导一片苦心，她是为我们这帮孩子将来混演艺圈铺路呢。可当年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光觉得好玩，权当在各大媒体的长枪短炮面前多演一场戏罢了，除了许嫣然。

许嫣然上场的时候，台上白发苍苍的“吴琼花”一个劲地夸许嫣然俊俏，身段好，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演员。这话我听着跟刚才那位《舞台姐妹》老太太鼓励我的客套词也差不多呀，可是平日常话最多的许嫣然竟然激动得语无伦次，霎时泪光莹莹，瞧得我直乐：许嫣然，五个月你还没过足戏瘾啊，戏都杀青了，你还没出戏哪，笑死我了！

直到暑假里我到许嫣然家去玩儿，我才理解她那天在台上完全是真情流露。

12.潜心艺术创作

徐元宰无奈之下只得说谎话，说爹爹回来了，骗金张氏下楼，接见他。从法华庵中接回的生母三师太智贞。

金大娘娘真的以为别离16年的丈夫金贵升回家，不胜喜欢，便急着下楼去与夫君相会，却被贴身丫头芳兰拦住：“娘娘，你做什么？”“你大爷回来，我要去夫妻相会！”“你看看你穿的衣裳！”“哪哼（怎么样）？”“娘娘，你格衣裳穿得太素净哉！”金大娘娘为啥要穿得直梗（这样）素净呢？因为男人16年勤转来，音讯全无，穿得花俏又对不起男人，所以娘娘穿衣裳都素净得极，暗暗叫（暗地里）给男人戴孝。现在芳兰叫（她）换，一时头上听（没）寻处，箱子里拉出一件大红的披风身上一披，总算“红堂堂”。衣裳一披下楼，走到屏风背后，听见元宰“哇”的一声：“哎呀，爹爹呀！”金大娘娘一听气啊！肯定男人又要走，被元宰拉住，所以急得哭！“哎！小官人啊小官人！像我等你16年，我换一件衣裳格辰光，你都等不及要走了！”金大娘娘以为男人嫌她下楼慢，生气要走！哪哼办？等她16年，哪能让他说走就走呢！金大娘娘便关照芳兰赶快下楼！芳兰喊：“娘娘要出堂哉！”元宰回头见金大娘娘披一件大红披风，知道今朝祸闯得大哉！“母亲，你要见爹爹，台上供的，墙上挂的便是！”金大娘娘一听，晓得出事体哉！是人呀，哪能供呀，挂呀！（此处专指亡人遗像，旧时称“快乐图”）

像这样刻画人物内心独白的“小闲话”特别多，但绝非可以随便丢弃的废话，它为后面情况剧变、人物感情的极度落差、反跌，作了恰当的铺垫，并为动人心魄的悲剧效果的产生制造了气氛。接着，张云亭继续用“小闲话”说：娘娘下楼看见一块（金贵生亡）牌位，一幅遗像，吃不消了（内心崩溃）！“你勿转（回来），我还有望：今年不转，明年总要转来；明年勿转，后年总要转来！现在等到你这两样末事（东西：牌位、遗像）转来末，我连望都望不（没有）哉！”这几句话使听客对金大娘娘有了深切的同情。此时情动于衷，再起唱，就“软熟”（熨帖）了；因为作为上

手的张老先生已为下手的开唱作了铺垫，听客的悲悯情绪也由此被激发出来。这就是张云亭先生的说表功夫，语言艺术！

张云亭有时说表讲究到连人物使用的物件都用精雕细琢的语言交代得一清二楚，似乎让人触手可及。比如，他说到《沈方哭更》，就要交代沈方手中拿着的那根竹柱：“竹柱一敲，声音就像卖糖粥一样。这是沈方捡到一根竹头自己做的：把当中横里的篾筒刮脱，削削薄，两头两脑粗，当中薄，这样一根竹柱就软了，有弹性了，敲上去，再用食指一按，就会发出笃落落……”的声音。”这就叫“海底翻”。

然而，在上世纪30年代，所谓说书拜先生，大抵老师是不教的，学生听先生台上说书自学。17岁的蒋月泉起初还要每天去先生家中抄写脚本。蒋月泉后来回忆这段学徒生活时说：

我到先生家去，但（他）怕烦，欢喜蹲在底楼客堂间背后不见太阳的房，暗赤赤，裤带勿束格，一声勿响，躺（在）床上抽鸦片，鸦片抽好，抽香烟。我17岁拜先生，还是小青年，投五投六（茶肆茶肆），踏进房间总归闹祸——嘣！一只火油瓶被我踢翻了，拾起火油瓶；嘣！喔哟，一只篮子碰脱了；我坐勒浪（着），动也不敢动，只管看脚本。但（他）最好我勿要到但屋里厢（到他家），当然我去了也不好赶我走。但（他）有但（他）的用力，但（他）躺勒浪（着），戳在枕头上，专门动脑筋，想“小闲话”。等一歇（一会儿），想着哉——在想的呀，躺勒浪又不肯爬起来，就拿一支短格脚铅笔，也勿削削好，还板（一定）要放在嘴里蘸蘸唾沫，把一句“小闲话”记在香烟牌子上。

蒋月泉的先生张云亭此时躺在床上吞吐芙蓉，其实是在静默养神之时，潜心进行艺术创作，兴致所至，灵感来了，信手拈来，一个噱头和“小闲话”就会从头脑中迸发出来。一如宋画家米友仁所言：“每静室僧，忘怀万虑，与碧空寥廓同其流荡。”同样，张云亭在阿芙蓉的沉醉中创作属于他自己的艺术意境。

皓月涌泉

唐燕能

